

说起本地的文艺活动，15岁从中国湖南来新加坡的何颖舒如数家珍。从华艺节、大小电影节，到新加坡剧场……她不仅参与，获得了滋养，而且拉近与新加坡的距离，甚至成了她研究和教学的素材。



耶鲁一国大学院中文教师何颖舒，是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，对本地文艺兴致浓厚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
本地文艺活动 为她打开生活新维度

王一鸣 / 报道

yimwang@sph.com.sg

认识一个“异地”有无数种方法，来自中国湖南的何颖舒用的是“文青”的方法。

28岁的何颖舒15岁时来新加坡，目前在耶鲁一国大学院教授中文，平时亦从事文字创作，她对在本地举办的多种文艺活动抱持极大兴趣，也通过参与这些活动，认识了“文艺范儿”十足的新加坡。

何颖舒说：“新加坡国际电影节、新加坡华语电影节、华文小剧场节和华艺节等，我都会挑选自己感兴趣的节目去参与。说频率，大概就三不五时吧，话剧、电影、独立音乐这些艺术形式都很吸引我，在日常生活之上，它们为我打开一个新维度。”

本地文艺活动，她说起时如数家珍。“比如华艺节，从中学时代开始就一直参与，可以说陪伴我的成长。知道每年都有这么一个近距离接触华语剧场和音乐的机会，我感到踏实而期待。在华艺节我看到过两岸三地一些重要剧场作品，像《如梦之梦》，还有本地剧场的实验之作，如《冒犯观众》等，都是很好的滋养和刺激。另外我特别喜欢华艺节请到的小众独立音乐人，我看过Nylas、这位太太、何欣穗、曹方、张悬等，是我学生时代难以在别处欣赏的现场表演。”

另外，何颖舒一定要赶场看的是新加坡的电影节，大如国际电影节和华语电影节，小如各国影展。“能看到许多难以在商业院线看到的艺术电影和独立纪录片，这些影片打开我的眼界，让我真实体会到：比起我家乡的小城市，新加坡的文化活动是很多元的，我很庆幸也感激新加坡这些文艺活动的‘唾手可得’与精彩纷呈。”

尽管来自中国，文化艺术拉近了何颖舒与新加坡的关系。

“毕竟我从少年时期开始的文艺熏陶都在本地完成，而我的学术研究、小说创作和评论写作也都根植于新加坡的文化语境。这既是一种吸收与反馈的本能，也是一种日益深刻的情感连结。”

硕士论文研究本地电影

因对本地电影的喜爱，何颖舒甚至把新加坡电影当作硕士论文研究课题。

她说：“我很难选择一部最爱的新加坡电影，我脑中首先跳出的三部是邱金海的《12楼》、陈子谦的《15》和陈彬彬的纪录片《新加坡风》。我觉得这三部电影都在认真又诚实地观察和讲述新加坡故事，很有本土特色，最重要的是都有细腻的情感和细节打动了。选择新加坡电影做硕士研究课题也是自然而然的事，因为我想做电影研究，而新

新加坡的文化活动
是很多元的，我很
庆幸也感激新加坡
这些文艺活动的“唾
手可得”与精彩纷
呈。——何颖舒



华艺节节目《如梦之梦》给何颖舒留下深刻印象。（档案照）

加坡电影研究还是相对缺乏的，所以有其研究价值。我研究的是新加坡电影中一种青春成长的脉络，例如青春类型的电影、年轻的电影社群等，从而去讨论成长中的新加坡这个现代化国家间的关系。我也认为新加坡电影当然受到其他地区华语电影的影响，它们的互动关系很复杂，但或许不须放在华语电影这个框架下寻找新加坡电影的位置，因新加坡电影自有它的生命力。”

观剧沉淀和吸收艺术养分

喜欢新加坡电影，拿来写论文；喜欢新加坡剧场，何颖舒也为《联合早报》撰写剧评。

“开始写剧评是因为我一直喜欢观看剧场表演，硕士毕业后，虽然写作重心转到小说创作，但我不想放弃评论写作，我觉得那是对批判性思维的训练，也是对艺术养分的沉淀和吸收。同时也因为本地华语剧评不多，希望自己可以提供一些观点。我写剧评很少直接去赞扬或批评一出剧作，也无意揣测或传达创作者意图，我更希望从我所看到的角度去分析和理解一出戏，希望能产生新的观点，让剧评成为与读者、观众交流的空间。”

“我个人偏好的是实验性

剧作，比起大剧院我更喜欢黑箱剧场，比起音乐剧我更喜欢环境戏剧，本地剧场作品我喜欢的有《宣言》《卍虎》《在不久的将来》《冒犯观众》等。我想在剧场看到新的东西，颠覆和挑战过去的观剧经验，促使我积极思考和更新观点。”

文化沙漠的论调过时了

针对“新加坡是文化沙漠”的说法，何颖舒有个人看法：“这种论调一直都存在片面性——是从创作的角度还是接受的角度来看？是从文化氛围还是区域甚至国际的文化影响来看？不去一一讨论这些标准和定义，就笼统地将新加坡称为文化沙漠，这个论调，我认为是过时了。比如新加坡电影和剧场，从作品数量和质量来看，近几年都蓬勃成长，但本地观众的接受度和作品影响方面可能并没有达到相应成长。文化沙漠的论调，或许是一种批评、一种警示，甚至从正面想是一种鞭策，我认为不如放下悲观和焦虑，去心平气和地面对和讨论具体的挑战，这更有积极效果。”

把本地文艺当教学素材

平时在中文教学中，何颖舒会和学生分享参与文艺活动的经验，并把本地文艺内容当成教学素材。

何颖舒的学生一半是新加坡人，一半是国际学生。她说：“有一种既定印象是：新加坡年轻人对华文文艺不感兴趣，似乎很难去改变这个现状。但令我很感动的是，在一个学期的文学课结束后，学生上交的作业中有好几篇文章，有学生反馈说这门课让他有一个用华文写作的空间，他觉得非常难得，也很珍惜。也有好几个新加坡学生在课程结束后，希望能推荐更多中文文学作品，让他们继续阅读学习。我想，美成在久，为了这些不时冒出的新希望，我也要坚持耕耘下去。”